

口述

睡土炕

□ 刘书林

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,我们鲁西一带的多数农家,仍然沿袭着先祖们千百年来睡土炕的习惯。家乡的土炕,是用晒干的土坯垒砌而成的。土坯用木制坯模做成,一块土坯长50厘米,宽35厘米,厚6厘米。我童年时期,感觉北方的冬天寒冷而漫长,尤其在空旷的大街上,呼呼的西北风裹挟着纷飞的片片雪花,打在脸上,钻入脖子,冻得人瑟瑟发抖。此时,若披着被子,坐在靠窗的热炕上,只露出脑袋和手,一会儿倾听屋外的狂风呼啸,一会儿张望窗外的皑皑白雪,那是难得的舒坦与自在。

由于土坯硬凉,棉褥子又陈旧轻薄,人们往往在炕上铺一层厚厚的谷秸或麦秸,再往上面铺张苇席和褥子,这样就感觉软绵绵、热乎乎的,很是舒服,堪比现在的席梦思床。一旦有邻居或亲戚串门,便请其到炕上就坐,那可是乡下人的高规格待遇。当然,任何事物都是有缺点的,草铺的土炕也不例外,那便是容易招跳蚤、虱子甚至老鼠。

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。很多家庭把砖和土坯垒砌的灶台与土炕相通相连,只要灶膛里一生火燃柴,烟火就会

往炕洞里钻,这样土炕就有了温度,人睡在上面暖烘烘的。还有的家庭干脆把烧柴灶台以及后来的煤炭炉子盘到土炕腰间,既能烧水做饭,又能使炕热得快、热得匀,还能驱走老鼠。寒冷的冬天,从外边冻得哆哆嗦嗦地走进屋内,赶紧坐到炕沿上,身子凑近灶台或炉子,不一会儿全身就暖和了。人多的家庭,在屋里垒盘大炕、拐子炕,一家老小好几口睡在一起,那种亲密无间,全部囊括到热炕上。

我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老宅东屋的寒凉土炕上出生的,也是在土炕上长大的。虽然土炕没带给我很多温暖,但我对土炕仍有很深的感情。由于当时家庭贫寒,加之父亲常年在外学习和工作,母亲说我一直在炕上躺了一年半。她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,就把我锁到家里,我穿着土裤子满炕爬,或玩或哭或睡。1961年秋季的一天,我因从炕上掉到地上,寒气侵身,自那落下了右腿膝关节疼痛的毛病,时至今日已有六十余年,无论怎样保暖,甚至贴膏药,都不能根治。我的智商不算高,父亲和弟弟妹妹都是大学生,而我到了成人阶段,才努力考上了小师范。母亲经常埋怨父亲,说这是我小时候他管得少,我受

罪挨饿睡凉炕造成的。

印象中,没有上学之前的冬天,我很少出家门,时常傍晚开始就躺到炕上,盖上床破被子暖身子,早晨也赖在炕上起得较晚。寒冷的冬夜,我在温暖的被窝里一觉醒来,还见母亲坐在炕边,聚精会神地做着针线活。我问母亲冷不冷、困不困,母亲总说不冷不困。也许母亲守着土炕和炕上的孩子,就心满意足了。

冬天的早晨,我还在半睡半醒中,母亲熬的玉米粥就熟了,那香喷喷的味道直往鼻孔里钻。随着母亲的轻声呼唤,我从温热的炕上滚爬起来,穿上棉袄棉裤,从脸盆里捞一把凉水抹一下脸,就喝起香甜热乎的玉米粥来。小学期间,大家生活都很拮据,没钱买零食,就从炕尾处的蒲包里拿两片“嘎嘣脆”的地瓜干当作零食。记得有一年,母亲往炕头上铺了张纸,纸上平摆了红枣,上面再覆盖一张纸,压到苇席和褥子下边。约一个月后,红枣被热炕烙得焦干酥脆,十分可口,那是当时的高档零食了。还记得我上学时,有一次放学回家,母亲正烧火做饭,见我瘪着肚子回来,就连忙叫我上炕,随后掰了一小块玉米面锅饼,放进燃着火的灶膛内烘烤

一会儿,再用火棍扒出来让我吃,那种美味至今难忘。

当年,因为炕坯是母亲用沙泥脱的,既薄又不坚硬,所以土炕的表面让我踩塌了好几次。又因为母亲和我两人的食量小、烟火弱,冬天时土炕烧得也不热。

土炕每年都要拆、盘一次,烟火熏过的土坯运到地里做基肥很好。新炕换旧炕,一般是在雨水节气落榆钱前后,这个时节拉土脱坯,土坯干得快,很少受雨淋。我从十几岁开始,每年都跟着大人脱坯盘炕,后来这项工作就变成了我自己做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家里睡的土炕换成床,也停止了脱坯。掐指算来,我在土炕上睡了近三十年。我的一双儿女,也在土炕上睡了好几年。

现在,人们不但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土屋旧房,还告别了烟熏火燎的土炕。表面铮亮的瓷砖炕虽然还在少数家庭延续着,但其构造与舒适度与土炕有很大区别。瓷砖炕表面干净卫生,睡在上面温爽适宜。

如今,我有时还会回忆起睡在炕上的岁月。那渐渐远去的睡土炕的苦乐时光,是我心中难以忘却的乡愁。

换车记

□ 刘晓东

年前,父亲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。在我们这个大家族,年轻一代早早地就实现了车来车往,让他羡慕不已。这下终于圆了“汽车梦”,于是,他整天清洗擦拭汽车,爱惜得不得了。

新中国成立前,父亲还是个少年的时候,就远离家乡茌平到济南谋生。为了省下2元钱的车费,他步行去济南。后来结婚后,母亲见父亲来回奔波太辛苦,执意要买辆自行车。父亲用积攒了三年的工资,托人弄到一张自行车票,才买下了一辆“大金鹿”自行车。高高的车身、不对称的车闸、粗粗的车胎,无不彰显着它的耐用和气质。那辆“大金鹿”父亲骑了很多年,一直没有舍得更换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,我们姐弟几个陆续到县城读书,这辆“大金鹿”就成了接送我们的专车。经常是前面横梁上坐着我,后面车架上驮着姐姐,每周都要风雨无阻地在县城学校与农

村老家之间穿行一个来回。时至今日,父亲那费力蹬车时粗粗的喘气声,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。那时候除了县城里有一部分柏油路外,其余几乎全是土路。在老家和县城之间穿梭,每年都要遇上几次雨雪天。路面泥泞,车轮不转动,几乎是寸步难行。可是为了不耽误我和姐姐上学,父亲就咬着牙,脖子上迸出青筋,一步一滑地硬推着车子向前走。

我读初中后,“大金鹿”就归我上学使用了。父亲新买了一辆“飞鸽”牌自行车,黑得发亮的车架、轻便的车身,加上清脆的铃声,吸引了左邻右舍不断前来观看。父亲经常拧拧这里、调调那里,把它收拾得非常干净。如果是远路,父亲还是骑“大金鹿”,让我骑“飞鸽”。“飞鸽”非常轻便,骑着有一种要飞的感觉。遇到行人,离得很远我就猛按铃铛,生怕一不小心把车子碰坏了。1994年,我参加工作了。为了方便我上下班,父亲花费了近两年的工资为我购

买了一辆“金城”摩托。纯蓝的颜色、大大的反光镜、清脆的发动机声,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。戴上头盔,绑着护膝,感觉格外威风。几十里的上班路程,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赶到了。再后来,恋爱结婚生子,这辆摩托车成了得力的代步工具。每逢节假日,前面油箱上坐着女儿,后面驮着妻子,走亲访友,十分方便。到现在我还记得女儿坐在前面兴奋地大声喊:“爸爸,再开快点!”

再好的摩托也比不上汽车安全和舒服。进入新世纪,人们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,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有一天,我的一位同事买了一辆奇瑞牌的私家车上下班,在单位上引起很大轰动。同事们都围着汽车观看,谈论着自己何时也能开上私家车,不用再忍受骑摩托夏热冬冷的折磨。当时家里的“大金鹿”和“飞鸽”早已被处理掉,换成了轻便自行车,并且还新买了两辆电动自行车。买辆私家车成了我的梦想。父亲为此专门向我强调:没有驾照就别想

买车。于是我在工作之余,跑到三十里地之外的驾校学习驾驶技术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,终于拿到了驾驶证。不久,就将心仪的家庭轿车开回了家。当时,我兴奋不已,停下车就用软布不停地擦拭。春节串门时,拉着一家人走东逛西,再累也愿意开着它。年前,父亲悄悄地更换了“坐骑”——一辆全新的电动四轮汽车!当时我吓坏了,急忙把在外地工作的姐姐们叫回来,一起劝爸爸以安全为重,不要开车。在我们翻来覆去讲大道理的时候,父亲淡淡地说了句:“你们能开烧油的,我就不能开用电的?再说我也曾经有过驾照。”弄得我们姐弟几个瞠目结舌,半天没说出话来,只得劝父亲开车时一定要小心,看清路况再走。父亲认真地点头:“不用你们说,我自己会多加小心的,我还想多活几年过过好日子呢!”

如今,父亲开着新换的车在小区的地下车库上下自如,我们不再担心动力不足的问题。出远门就由我开汽车;在附近逛逛或者是赶集买菜,父亲就开他的电动汽车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车多了,如何停放就成了幸福的烦恼。没有办法,只能忍痛割爱,逐一淘汰。但是,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“大金鹿”“飞鸽”,我们会记住并想念它们的。

